

他山之石

走进刘亮程和知知的大院子

芹媛

“在大院子的虫声鸟语和鸡鸣狗吠中，听到世界最真实的声音，这才是一个孩子应该有的童年。”这是茅盾文学奖得主刘亮程对于孩子该如何度过童年的回答。

近日，刘亮程与其外孙女知知共同创作的童趣故事集《知知的大院子》由译林出版社出版。该书是一部全家倾心合作的作品——姥爷刘亮程追寻知知的成长脚印写下故事，爷爷李兴骏、大

奶奶柴枫林勾勒大院子里的春夏秋冬，知知也用童真笔触，描绘出她眼中的万物。书中二十篇故事、纯真质朴的手绘，讲述了小女孩在大自然中自由成长的点滴。

这本充满温情诗意，洋溢着蓬勃生命力的书，是大人给孩子的美妙之书，也是孩子给大人的天真之书。书中凝结了作家刘亮程万物共生的文学世界与他成长的观察与理解——大自然是最好的教育。



书房的故事

书房春秋

许云锦

秋后，繁华落尽，大雁南飞。进入农闲，又是节假日，老院子里的小伙伴们便放下柴刀和锄头，窝在了我家的小阁楼。小阁楼不大，从厨房的楼梯上去，再到火炕屋的上方，约莫七八平方米，成年人伸手就能摸到瓦片。因为楼下经年累月火塘的熏烤，阁楼里里外外都是黢黑黢黑的。小阁楼的角角落落堆满了废弃的平柜、箱子、蓑衣、斗篷、锄头、犁耙等等家伙什儿。平时，小孩子们都不敢单独上楼。但因为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地方，几兄弟便硬着头皮改造了小阁楼。

在靠近东边木排扇的那面山墙，放置了两个已经废弃的大小不一的木箱子。木箱子里装满了连环画。连环画来之不易，是千淘万漉那艰难。有兄弟凑钱买的，有亲戚朋友送的，更有从同学朋友家“顺”的。在那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年代，小阁楼便是我和小伙伴们的神仙家园。

那个时候的连环画，主要是根据电影作品改编。无外乎两种，一种是现代京剧，一种是战争影片。我们各取所需，拿到喜欢的那一本后，就席地而坐，静静地阅读。那种静，几乎听得到屋瓦上的风声，听得到竹叶翻飞的声音。过了一会儿，大家便七嘴八舌讨论起来，像麻雀闹窝，说沙家浜的胡传魁怎么那么傻，说《奇袭白虎团》的志愿军怎么得到白色斗篷，说《渡江侦察记》的英雄连怎么过江。动静闹大了，爷爷便在楼下呵斥，胡噪人！大家重归宁静。日子长了，连环画翻成了“油渣”，讨论便没有了新意。于是，我们像密植的红薯种那样，齐刷刷窝在小阁楼的墙根下，望向明瓦之外的天空。什么时候，才有海量的图书看？什么时候，才有宽敞明亮的书房？

终于，我有了一个可以称作书房的处所。那是大学毕业后，分配到县一中当教员。我有了一套两居室。因为两个弟弟也在一中上学，所以母亲也进城随我居住了。我住的中间房便是我的书房了，一张床，一个书架，一张写字桌。窗户虽然只有一页窗，但不影响采光通风，不影响观看外面的梧桐和步履欢快的学子。唯一的遗憾，就是屋中间有一个火盆大的深坑，不知是哪个年月的“作品”，我入住时就存在了。母亲曾找了些沙石填充，但日子长了，还是被打扫和走动清空。

在这里，我阅读了数以千计的期刊，把张承志的中篇小说《北方的河》看了不下十遍。在这里，我写下了见诸报端的《大峡谷》《毕兹卡的原野》《老街三绝》等散文作品。在这里，我延续了自己大学时代的文学梦。

小城春深，梅雨绵绵。那一年，我的房子回潮得十分严重，屋中那个深坑，差不多变成了水坑，我心里不免有些沉重。想

起外面修建教学楼的工地上有混凝土，于是便提了一撮箕回来去补那个深坑。刚抹平，管后勤的老师提着一把铲子气呼呼地冲进来，问我给领导报告了没有，我说没有，他便二话不说，几下子就把混凝土挖出来，用撮箕提走了。我本想和他理论，看着他佝偻的背影，把一口气憋进了肚子里。

忽然，我的眼光落在了书架上。书架所靠的那面山墙似乎有潮湿浸水的迹象，墙外可是一条主排水沟。我心里一紧，赶快翻看书架上的物品。不看不要紧，一看吓一跳。上面几排书籍倒还好，下面三排手稿靠墙部分全部腐烂了。我的天，这可是我大学期间近二百万字的手稿啊！我如遭雷击，瘫坐在地上。片刻之后，又是气，又是恨，又是悲，一股复杂的情绪涌上心头。我站起来，搬起一堆手稿就往校长办公室跑，然后把腐烂的手稿重重地扔在校长办公桌上。我破防了，哭诉着发生的一切。校长连声叹息、道歉。可是，说什么于事无补了。是夜，我独自喝了些酒，只为年少时文学梦的逝去。对于这间梧桐树下的书房，爱也是它，恨也是它。

拥有一间真正意义上的书房，还是在买了商品房以后。书房有十五平方米左右，书架很大，各种书籍堆满了。冬天入住时，虽然外面寒风萧瑟，但书房里吹着暖空调，说不出的惬意。就着房内这份温暖，就着窗外樟树枝叶的生机，我读完了唐浩明的曾国藩三部曲。

但时日稍长，我便有些麻木了。书桌上的电脑已经落灰，书架上的大部头基本上没动过，甚至，走进书房都觉得多余。于是，我便回想，是手机的错？还是太忙了？孜孜以求几十年的书房，怎么说不用就不用了？

最令我汗颜的，是在我看了父亲的书房之后。半年前的夏日，那时父亲依然健在。我回到湘西的乡下去看他。葡萄架下，我问九十三岁的父亲，还搞得明白吗？他拉着我就往他睡房里去。我知道他的用意，他肯定是用他的井井有条来印证自己并不糊涂。果然，被子叠得整整齐齐，柜子里的衣服挂得整整齐齐。打开小柜子，里面的书籍和笔记本分门别类，也摆得整整齐齐。靠窗的书桌上，还放着笔记本、水笔和眼镜。这可是父亲的书房呀。父亲原是文盲，新中国成立后，他通过那个文化夜校扫了盲。作为农民党员，他一直酷爱学习。他看书慢，写字更慢，但他与乡亲们聊天的话题，全是党的农村政策，而且绘声绘色。如今，父亲已离我远去，但他的书房依然还在。我总觉得，父亲的书房就是一面镜子。

流水经年，春秋易逝。小阁楼里梦想的书房，怕是要归来了吧。

小女孩和大院子的故事

《知知的大院子》创作缘起于刘亮程对外孙女童年生活的陪伴和观察。刘亮程说：“我们在童年的时候，不知道自己的样子。我女儿童年的时候我也忘了她的样子，那时候工作忙忙碌碌，女儿刚上幼儿园，我就到乌鲁木齐打工去了。女儿脖子上挂着钥匙，每天自己回来，好像她的童年我没怎么好好陪过。当知知来到我的生活中，我到了老年，安下心来，可以陪外孙女一起玩了。”

2014年，刘亮程从乌鲁木齐搬到了天山北坡的菜籽沟村，买下当地一所废弃的学校改造成书院，又邀请了30多位艺术家来此居住，开始了边种地边写作的耕读生活。《知知的大院子》就是刘亮程写下的外孙女知知在这所大院子的童年故事。

知知一岁到四岁期间，每年来姥爷的书院住很长时间。大院子里有古老的大树、神秘的小路、各种蔬菜瓜果和可爱的小动物。这里是知知的小宇宙，也是她探索世界的起点。书中的每个故事都像一幅小画，捕捉着童年最美好的瞬间：打沙包，捉迷藏，看风铃走雪地的脚印，和虫子一起赶路，与一只猫头鹰的友谊……姥爷很少给知知读书，而是带她“下地”，拔萝卜，打杏子，围木栅栏。

刘亮程观察知知，她会一个人玩过家家，把没有的东西当真，假装看见那些并不存在的东西，“她会非常认真地把一袋没有的盐给我，我接在手里，闻一闻，她会问我咸不咸，我做出很咸的表情”。冬天，刘亮程带着知知在雪地里散步，一前一后走着，知知回过头来说：“姥爷，你不要踩我的脚印，你把我的脚印踩疼了。”在刘亮程看来，文学就是现实世界的无中生有，小孩子天生就是文学家。

“我没想过要对知知教育什么，她就像小虫子一样，一天天长大，这个过程中最好的教育就是太阳照着地，风吹着她，树叶落在她头顶。”刘亮程笔下妙趣横生的故事，交织着亲情的温暖与文

学家的洞察，“她一开始会拿脚去踩虫子。我对书院亲子班的孩子说，假如有虫子落在你身上，轻轻拍一下就行了，虫子和你们都在赶路，都在往秋天走，这一路上要互相陪伴，不要踩虫子，因为更大的生命也没踩你。那时候知知两岁，她听懂了，后来看到其他孩子踩虫，她也会去阻止。”

《知知的大院子》完稿于深秋时节，此时的大院子已铺了一层厚厚的落叶。知知四岁了，“今年她看到叶子的时候会惊呼：树叶，树叶！她应该说秋天到了，但她不知道这是秋天。一个孩子从一岁到四岁，经过了四个秋天以后，又看到了树叶，她不会像大人一样说秋天到了，但她会说树叶又从树上落下来了。”

这些日常生活里如“精灵”般的瞬间，记录了一个孩子的成长，更是对生命、自然与爱的赞美。每一篇故事、每一幅画作，都在轻声述说，童年的每一次发现，蕴藏着无尽的可能与希望。

刘亮程感叹，在自然中成长的孩子，会对生命的轮回与逝去有更深的体会。“我是一个在自然中长大的人，我见到了太多的万物轮回与死亡。一个作家他在风声中找到语言，从光阴移动和季节交替中找到文学叙述。向历史和自然学习，接受时间岁月的教育，与万物同欣共悲悯，这些都会自然进入他的写作。”因此，相比于读书，他更建议让孩子去接触鲜活的万千世界，这比任何形式的教育都更能唤起对生命本质的感知。

如今生活在城市的水泥丛林，许多家长竭力寻找带孩子接触自然的机会，而刘亮程的看法是：“孩子眼中的‘大’跟我们所说的‘大’可能完全不一样。大人想去的地方未必是孩子想去的地方，大人想走更远的路，看更多的风景，孩子在一棵树下就能玩一天。孩子是可以从小处玩出大的，大人只有跑遍大千世界，才认为自己走到了一个大地方。孩子会盯着小虫看半天，大人一眼就看透了那是个小虫。孩子摆弄一个玩具的时候，那就是他整个世界，他在摆弄他手下的世界，那个东西不大吗，那个东西非常大。大人哪有能力去摆布这个世界，等到长大以后，他就知道什么东西都不归他了。”



《知知的大院子》内页图。

《知知的大院子》也汇聚着全家人对知知的爱与陪伴。知知爷爷是画家，他画院子里的树、篱笆墙，画一家人的生活，把最美的色彩都用来画自己的孙女。知知太奶奶也画画，画她种出来的玉米、葫芦、南瓜，画院子里的花草。知知也画画，她画的那些奇奇怪怪的人和动物，都是大人没见过的。从饱经世事的大奶奶，到可爱懵懂的小孙女，展现着一个家庭通过艺术传递着爱与智慧，共同守护创造力和生活的温度。

知知奇思妙想的图画为故事增添

了想象力的趣味。刘亮程认为，孩子的绘画正是人类早期对世界感知的再现：“每个孩子都有非常早慧的东西，比如绘画，孩子眼睛看到的世界跟古人看到的是一样的。处在人类幼年的古人，岩画都是单线条的，他们直接看到的是事物本质，尽管画得很笨拙。后来越来越会画画的时候，就添加了更多的色彩，更加繁复的线条，但是最初的东西就没有了，每个孩子都在经历人类的童年，他把人类早期对世界的感知又演绎了一遍。”

马观书

从大学贺年片看教育发展史

自20世纪50年代始，贺年片风靡中国大学校园，成为传递情谊与时代风貌的独特载体。《朋友，新年进步：贺年片上的中国大学（1952—1988）》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）精选1952年至1988年间500余张中国大学贺年片，通过图像生动展示中国大学历史沿革及院系调整的影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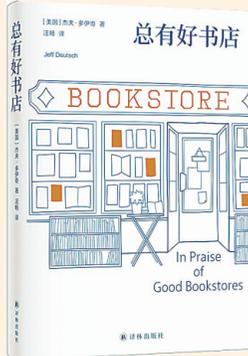
这些贺年片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审美与时代变迁，还深刻体现了各大学的独特气质，为读者呈现了一部新中国教育发展史的独特视觉档案。书中贺年片内容丰富，形式多样，手绘图案、纹饰、书法拼贴等装饰性元素个性鲜明，展现了特定年代的审美特点。从地质勘探到戏剧演出，再到校园足球赛，这些贺年片捕捉了鲜活的大学生活瞬间，承载了四代中国人的青春记忆。这不仅是研究中国大学历史的重要参考，也是感受时代变迁、追溯往昔岁月的生动见证。



独立书店是否还有未来

在一键购物时代，书店是否还有必要？当传统书籍式微，书店如何才能存活下去？《总有书店》（译林出版社）一书是“当代最好的独立书店”芝加哥神学院合作社书店的前执行董事杰夫·多伊奇写给书店的热烈赞歌。作者结合自身作为读者和书店经营者的经历，饱含激情地从空间、丰富性、价值、时间和社区等角度，展示了一家好书店所应该具有的品质。

在作者看来，好书店的产品不是图书本身，而是为读者提供的独特浏览体验，让读者在书架间自由地徜徉、探索，享受思考的乐趣。在电子信息洪流的冲击下，好书店不仅能够存活下去，而且能实现其美好的愿景。本书不仅是对书店的赞美，更是对阅读和书籍的礼赞。它将激发读者对书店和阅读的热情，并引发对书籍在现代社会中作用的思考。



书香闲情

真情无敌胜千言

梁瑞郴

文学说到底情感的表达。亲情、友情、爱情、乡情、国情……某个维度来说，真情是衡量文字价值的根本，若文章充斥的是虚情假意，则像烟花一样，灿若一时，永久消逝。

《碧湾之上》是作者黄义多年文稿的结果，集录了他童年时光、负笈洞庭、跋涉省城、打拼人生的多维世界。不说他写作的创新，仅在真情弥漫之中，你就可领略他精神世界的真性情。

有人以为，故乡、童年、亲友等，都是生活的一种重复，都是无谓的渲染。正是这种观点的大行其道，打压了这些文字的存在空间。读《碧湾之上》，我最喜爱的文字，便是一组写故乡、写童年、写亲人的文字。从爷爷奶奶到父母，从三姑四姨到曲里拐弯的亲戚，作者具有强烈的文字还原能力，在他笔下读者几乎可以听到人物的呼吸，触摸他们的毛发，感受他们内心的波澜。作者跨越凌空蹈虚的描写，写父亲义无反顾的选择，写母亲一以贯之的执念，写堂兄倾情一生的追求，写族人与命运抗争的血性。将碧湾之美、黄氏之荣、糅合其间，既有时代的特点，又时时闪耀家族的星光。

表面看来全不费工夫，实则匠心独运、苦心经营，显示出作者较早便悟出“炼字”的炼金术。

我固执地认为，越是原始的、粗糙的、充满底色的东西，越是人间最稳定的东西。乡愁不仅仅是几座老房子的堆砌，更不仅仅是老物件的摆设。《碧湾之上》既有视觉之斑斓，又有嗅觉之杂陈，更有听觉之悦耳，但真正进入你心扉的，缠绵于你四周久久不散的，是一种坚韧不拔的味道。作者在描摹人、事、物的过程中，自然而然地真情流露，使得故乡那个充满个性的乡村，具有了最稳定的底色、最原始的本真。

《碧湾之上》从文学出发，即便是短小的通讯，也写得情趣盎然，元气充沛。尤其是那些劳模式的人物，总写得富有血肉、充满情绪。从这个角度，我更赞赏文集的厚重。值得推崇的是，文集中有几篇是写作者对黄庭坚的专门研究。这不是家族名门的炫耀，而是近千年后，黄氏一位后生对祖先的崇拜。所谓慎终追远，寻找来路，这是中华民族最优良的传统。作者的这几篇文章，不仅具有史料价值，而且是对一个村庄精神探求的深入。